

(三)文字般若

《大品般若》卷8〈三歎品(顧視品)三十〉(大正8, 280a8-12)云：

若菩薩摩訶薩……[於]是般若波羅蜜，若聽、受持、親近、讀誦、為他說、正憶念，不離薩婆若心；……是人，魔、若魔民不能得其便。

《大智度論》卷56 (大正25, 458b2-6) 釋曰：

此中所說般若波羅蜜者，是十方諸佛所說語言文字，書寫經卷，宣傳顯示實相智慧。何以故？般若波羅蜜無諸觀語言相、而因語言經卷，能得此般若波羅蜜。是故以名字經卷，名為般若波羅蜜。

釋論中說得很明白，般若波羅蜜本來是「無諸觀語言相」，換言之，真正的般若是心行處滅、言語道斷的「實相般若」，而不是「觀照般若」，更不是「文字般若」；但因藉著語言文字，可以宣傳顯示實相般若，也可藉此語言文字起觀，進而得證實相般若，所以這樣的文字經卷也就依此而得名「般若波羅蜜」(文字般若)了。

又《大品般若》卷20〈累教品(囑累品六十六)〉(大正8, 362c22-25) 云：

阿難！我以般若波羅蜜囑累汝。……阿難，汝受持深般若波羅蜜，若失一句，其過甚大。

《大智度論》卷79 (大正25, 619b21-23) 釋云：

是般若波羅蜜，因語言文字章句可得其義，是故佛以般若經卷殷勤囑累阿難。

由此可知，佛付囑阿難的是語言文字的般若，希望他廣為傳達，使眾生能依文引義，更進而現證實相得解脫。

《般若經》部類繁多，《大智度論》提到的有：

1、卷67 (大正25, 529b22-23):「是般若波羅蜜部黨經卷, 有多有少, 有上中下, 光讚、放光、道行。」

2、卷79 (大正25, 620a12-13):「如小品、放光、光讚等般若波羅蜜經卷章句有限有量;般若波羅蜜義無量。」

3、卷100(大正25, 756a28-29):「如此中般若波羅蜜品有二萬二千偈, 大般若品有十萬偈。」

在此值得一提的是, 這裡明白的說到《大智度論》所注釋的《大品般若》是「二萬二千偈」, 不是近代學者所說的「二萬五千頌」。由於《大智度論》百卷是經與釋論會編而成, 而且第二品以下是略譯;加上「光讚、放光」等語不是由《大智度論》原文所譯過來的, 使得有些學者對《大智度論》原本的卷數以及論書的作者、翻譯等問題, 產生了不少疑慮。對此, 印公導師於《大智度論之作者及其翻譯》[\[1\]](#)中有很詳細的解說, 值得參閱!

綜上所述, 三種般若之中, 以「實相般若」為主體, 其他的「觀照般若」、「文字般若」都隨之得名。又印公導師於《成佛之道》[\[2\]](#)中, 將此三種般若配合聞、思、修、證, 說道:

現證慧是實相般若, 是勝義般若。

修、思慧是觀照般若。

思、聞慧是文字般若。(思慧是依文的, 也可不依文的。)

如依此定義的話，「文字般若」是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，並不是般若經論。因為般若經論是聞、思的對象，但語言文字本身還不是「慧」，不足以稱為聞所成慧、思所成慧。

那麼這裡為什麼稱「聞、思慧是文字般若」呢？《俱舍論》卷22〈賢聖品六〉(大正29, 116c10-14) 云：

聞所成慧，唯緣名境，未能捨文而觀義故。

思所成慧，緣名義境，有時由文引義，有時由義引文，未全捨文而觀義故。

修所成慧，唯緣義境，已能捨文唯觀義故。^[3]

聞所成慧以「名」為緣，於一切時皆有文字相；思所成慧以「名、義」為緣，有時可依文引義，有時也可不依文；修所成慧則是三昧相應，唯以「義」為緣，能於一切時不依文而了義也。由於聞所成慧與思所成慧的一分以「名」為緣，還未脫落文字相，必須依「文」才能觀「義」；約此意義說：「聞、思慧是文字般若」。

[1] 印順法師〔1993a〕21-33。

[2] 印順法師〔1993b〕337。

[3] 參閱《大毘婆沙論》卷42 (大正27, 217b29-c6)。